

從「東海大學圖書館」藏明刊本《韋蘇州集》版本著錄談起

郭明芳*

《東海大學圖書館訊》第 115 期(2011 年 4 月)「善本書目」欄著錄有「《韋蘇州集》」一條，稱因無牌記可資佐證，故暫據舊《目》著錄為「明刊本」。此「明刊本」縱使舊《目》無誤，亦應弄清楚到底是明代何時、何地所刊諸問題。

學習版本鑑定不像其他學問有詳盡教科書可資參考，他只需要具備相關知識並且不斷實踐，累積經驗而已。美國「哈佛燕京館」前善本部主任沈津(1945-)在一篇文章談學習版本鑑定指出，在學習版本鑑定除需良師、良書外，最重要是需要備置相關工具書隨時翻檢，隨時比對，尤其屬圖錄之屬，尤為重要。工具書除可覆核本身所藏是否為同本，尚可據以糾正他館著錄是否正確。而當今許多館推出「館藏善本影像資料庫」之類，更是提供吾人利用，以作為版本鑑定利器。

《韋蘇州集》於臺北「國圖」、「故宮」、「臺圖」皆有藏不同版本。筆者現通過相關訊息考察與比對「東海館」藏本版刻情形。

「東海本」六冊，為清富察昌齡(?)舊藏。前有王欽臣(約 1034-約 1101)〈序〉及〈目錄〉。其詳細版式如下：

白口，雙魚尾，四邊單欄。半葉十行，行十八字；小字雙行，行十八字。**板框 12.4x17.6 公分**。上魚尾下題「韋○」，下魚尾下為葉碼。各卷首行題「韋蘇州集卷第○」，次行題「蘇州刺史韋應物」，卷末題「韋蘇州集卷第○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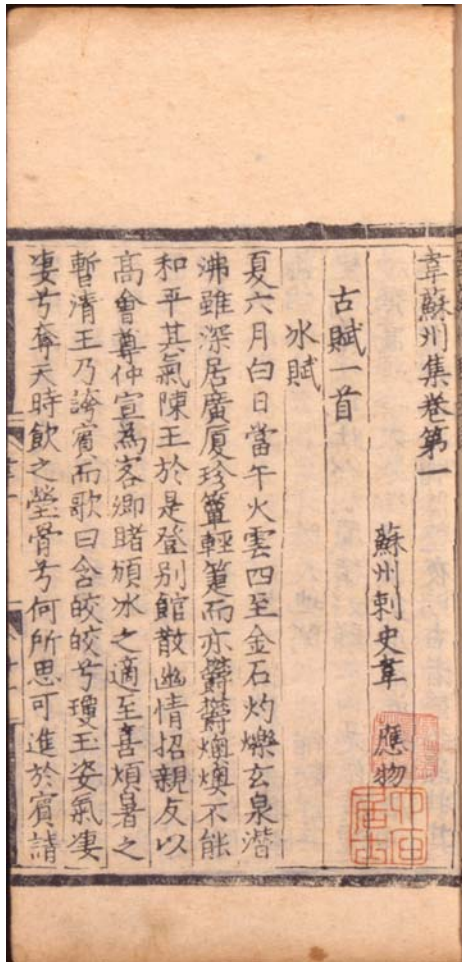
從以上看出「東海本」幾個特徵，接著比對「國圖」藏本是否有符合以上特徵者。「國圖」館藏有「明初印本」，此本版心為黑口，與「東海本」白口不合，可以排除。按，此本為每半葉十行、行十八字，四周雙欄、版心大黑口、雙魚尾。

又有「明覆宋[精]刊本」六部，與「東海本」比對皆因為上單魚尾與「東海本」上下雙魚尾不合，故亦不可能是「明覆宋刊本」。按，此本為每半葉十行、行十八字，左右雙欄、版心白口、單魚尾。又，此本行款與南宋刊本同。

*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

又有明萬曆壬子（40 年，1612）東海董伯起校刊本，但其版式行款亦不合「東海本」，又可排除。按，此本為每半葉九行、行十八字，單欄、版心白口、單白魚尾，下方記刻工。

又明末下邳余懷刊本亦不合。按，此本為每半葉八行、行十八字，單欄、版心白口。其餘如凌氏套印本亦排除之。



「國圖」藏明初黑口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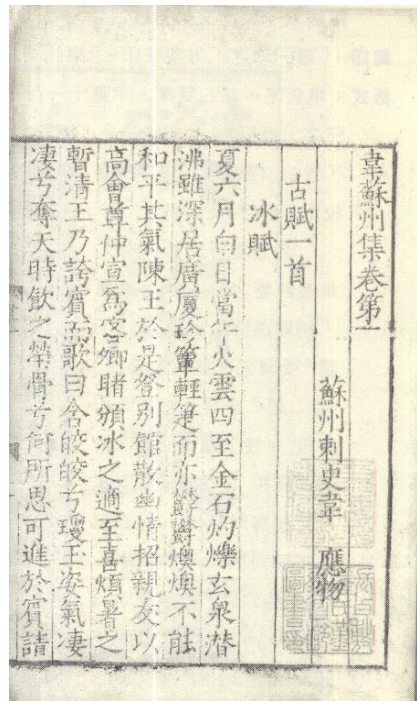


「國圖」藏明覆宋刊本

惟見有明嘉靖辛丑（20 年，1541）維揚（今揚州）周桃村（？）刊《陶韋集》本，其版式行款皆合「東海本」，故或許「東海本」就是此本。筆者先列「國圖本」相關訊息如下：



「國圖」藏嘉靖周桃村刊本書影



「東海」館藏明刊本書影

《韋蘇州集》十卷、《拾遺》一卷，二冊。書前依次有明許榘（嘉靖時人，署「嘉靖辛丑秋九月儀城許榘書」）、宋王欽臣（署「嘉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原王欽臣記」）二〈序〉，後有明楊一清（1454-1530）〈跋〉（署「弘治丙辰夏五月朔石淺楊一清識」）版式行款為每半葉十行、行十八字，單欄，版心白口，雙魚尾。匡高廣 17.4 x 12.8 公分。

從以上版本訊息比對可以得知「東海本」實與「國圖」藏嘉靖 20 年周桃村本同。如論刊印時間前後，似乎「國圖本」是較晚刷印，蓋「國圖本」於葉一「卷第一」之「一」字稍下以降有斷版，其痕跡較之「東海館」為清晰。

另一方面，從序跋看，「東海本」缺明人前後序跋各一。這要做何種解釋？當然有可能前後明人序跋自然脫落，但應該也沒這麼簡單。蓋「東海本」首尾似俱完，無缺葉破損。

是書舊藏富察昌齡處。富察氏，又名傅昌齡，字敷槎，號堇齋，蒙古鑲白旗人，清前期蒙古族藏書家。雍正元（1723）年進士，官翰林院侍講學士。

建藏書堂，名「謙益堂」，丹鉛萬卷，錦軸牙籤爲一時之盛，爲曹寅（1658-1712）之婿，曾獲曹寅所散出的大半藏書。其藏書冠於當時，時納蘭性德（1655-1685）「通志堂」藏書雖富，亦不如富察多精本名槩。後家道中落，藏書散佚，大部爲清宗室昭璉（？，嘉、道間人）所得。餘詳見李玉安等編《中國藏書家通典》（北京：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，2005年12月）頁396。

是書除富察印記外，別無他印記，頗爲奇怪。或許富察直接購得之書賈歟？如得之書賈，那或許就說得通爲何明人序跋遭到刊去。筆者以爲這是書賈爲求善價所做的小伎倆。蓋舊書業書賈非慈善事業，凡得一書皆希望高價售出以獲利。若某書爲殘本或價值不高者，就會想盡辦法加以改造，以冒充良本、善本求善價。雖說購書時對於小細節錙銖必較，但縱使行家亦有眼漏，更何況較無鑑識經驗讀者會上當。以後者言，或許是每個初入此道的藏家所必須繳交的學費吧！沈津在〈說版本鑑定及其他〉一文曾就所見書賈作偽方法整理出幾點，其中談到刊改序文以增值情形，他說：

一、留存舊序，或撤去有刻書年代的序文。…有的書被書估撤去了序，是為提前刻本的年代，以圖賣個善價。徐康《前塵夢影錄》卷下云：「《周府袖珍方》，正統十年民臣熊宗立刊黑口本，每半頁十六行，行三十字，十二冊。乾隆朝士人，沿明季書帕習氣，往往重價購宋元版書以充羔雁。而書估點者，又割去明之紀元，冒為元刻，余見過兩部，皆割去紀元。」……

「東海本」爲揚州坊刊本，其價自然不如「宋本」或說「覆宋本」高。而前敘「國圖」藏明覆宋本版式與此本同。按，皆每半葉十行、行十八字、版心白口。有此先天條件下，書賈自然會加以改造，使此坊本價格躍升。因此，書賈將周桃村本明人二序跋刊去，並將冊數分爲六，以冒充（覆）宋本。購書人或許一時眼花，以爲良本、善本高價購入。這樣書賈欲將賤本售以善價目的就達到了。

綜上，「東海」館藏《韋蘇州集》應改著錄爲「『明維揚周桃村嘉靖 20(1541)年序刊本』，是本僅見臺北『國圖』有藏」。而此本雖非珍稀之本，但從版本鑑定角度看，他作爲「書賈作偽」教材的價值不言可喻。